

NOV 25 1947

本刊內政部登記京警平字第七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正論

期望於北平市參議會者

大選前夕的各黨作風

中國需要銀本位嗎？

我國民族工業的前途

韓國十年

烽火漫天話保定

談馮玉祥與胡適

張羣痛罵陳啓天

獨眼日記

編者

張起鈞

陳壽琦

魏重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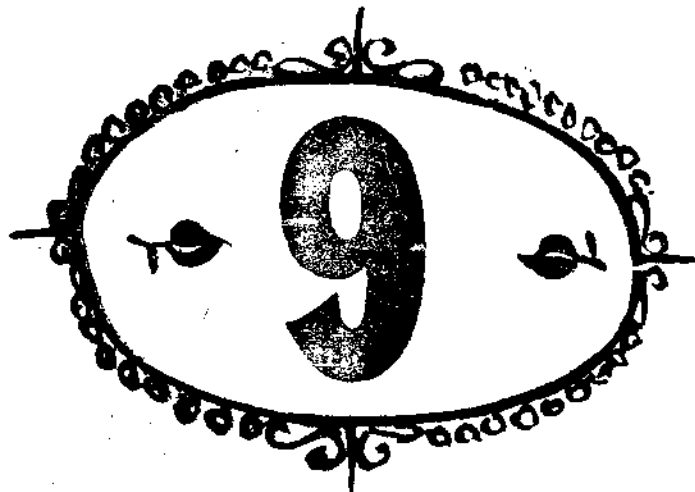
徐盈

本刊特約記者

曹冷泉

曉寐

謝冰瑩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

期望於北平市參議會者.....	編者
大選前夕的各黨作風.....	張起鈞
中國需要銀本位嗎？.....	陳壽琦
我國民族工業的前途.....	魏重慶
已否瀕近經濟崩潰的邊緣.....	陳冰若
韓國十年.....	徐盈
烽火漫天話保定.....	本刊特約記者
談馮玉祥與胡適.....	曹冷泉
張羣痛罵陳啓天.....	曉寐
兩個雲南傑出的女性.....	雪生
歐洲之科學的飢餓.....	望之譯
獨眼日記.....	謝冰瑩
編後記.....	編者

期望於北平市參議會者

編者

北平市第一屆參議會總算在你爭我奪之後，召開了成立大會，而且許惠東先生當選為正議長，據說這是地方民主政治的表現！同時市長在開會時致辭謂：「新選出的參議員，就等於全市市民，」因之「也可以代表本市一百七十萬市民，」進而可以「替人民服務，監督政府，協助政府，俾早日邁進光明大道」這一段話，諸位新貴參議員，當然聽得非常愉快，然而全市民作何感想呢？回憶選舉當時以及事前事後的一團糟氣，今天大家多以為是「木已成舟，隨他幹去！」而已，老實講，如果這樣的選舉，能够代表民衆，相信沒有這個參議會，政府一樣可以代表民衆，甚至選舉出來的人物，有一部份，還沒有遴選出來的人物有人望。此次選舉究能代表多少的民意，老百姓實不能不有所疑問。至於這個樣子的參議會究能替人民服務多少，那只有看參議諸公的「良心」如何了！

然而，畢竟我們是北平市的市民，他們是我們的參議員，北平又是中國數一數二的文化都市，在所謂全國普選即將開花結果的今日，北平市參議會成立，我們只有不究既往，把我們期望於各位參議員諸公者，提出幾點意見，願參議員諸公在今後代表我們說話時，具體的表現出來。

一，參議員諸公包括各界人士，希望你們時時的要注意北平市有一百七十萬市民，希望你們能够替每個角落裏的市民服務，不要只代表一部份特殊階層的人物說話！

二，北平是文化教育的都市，希望你們從根本上為北平的文化教育作三腳踏實地的建設工作，即便這一代的北平市民沒有實際受到什麼恩惠，然而下一代的市民所得的果實，如果是甜的話，他們也會感激你們的。何況目前北平文化界所遭受的暴風雨與學風的惡劣，又是有目共觀的事實！

三，市民生活是目前全體市民最注意的事情，社會秩序的維持，也端賴於此，希望你們能够把目前市民生活的苦楚，全盤而摯誠的向負責當局提出根本解決辦法，來安定一百七十萬市民的生活，尤其你們之中的所謂商業代表們，不要只顧及商業上的利益而忽視了全市民的生活！

在參議會成立伊始，我們希望的不只此三點，然而如果新任參議員諸公，真能如許議長所說的：「公正無私」的話，相信這三個意見，你們是能够接受的！最後我們祝福參議會能在平靜安定中替人民服務，千萬不要再繼續選舉當時的那一套醜近全武行的笑劇演出！

論大選前夕的各黨作風

張起鈞

今天我們已面臨政治上嚴肅而緊要的一幕，當前我們一切的努力與活動，不僅對目前政治發生直接的影響，並且將決定未來的局勢與制度，我們今天若能表現堂堂正大的作風，便會樹立爾後的良好風氣與規模，反之，若都私而忘公，巧借名目，縱有良好的企圖亦將為當前的行為所推毀，本年來政治上發生兩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改組政府擴大基礎，結束一黨訓政的局面，另一件便是最近積極準備的大選，這兩件事都是邁向民主大道的重要步驟，自然為大家所欣喜，但施行的結果是否真能有助於民主制度的樹立呢！這却大有疑問了。

當政府改組時，我們便發現大家有失政黨應有的風度。當時我們在本刊第四期「第三方面往何處去」一文中曾道及「一個真正的政黨，其一切出處，應當以政見為轉移，合作者「政見」，相爭者「政見」，奮鬥者自然更是「政見」，此外不應涉及其他謀求，尤其不應有私人的利害牽雜其間」，大家却未能如此作到，政見方面我們並未看見有什麼劇烈的爭持，而大家死命相爭的却是官位的名額，這使人聯想到大家奪取權的目的是去搶官作，而不是要救國救世推動政治，如此先私後公的作風，便把政府改組的聲望降低了一大半。

當政府改組時，國人無不有新穎的注視，大家雖明知道，這不過是一個過渡階段，不會有什麼大的作為，但無論如何總當有其新的意義和表現，而對於加入政府的民青兩黨尤寄予殷切的期待，因為民青兩黨是打開訓政之門，首次躋入政府，同掌政權的。這在政治演進上自然具有深刻的意義，國人也自然要對他們有所期待，大家認為政府改組之後，政治上應該有所振作，腐敗，惡劣的現象應該有所刷新，大家只知道政治上的頹勢，積重難返，非一計一策所可挽回，同時也知道國民黨實是居於領導地位，民青兩黨不能採新立異，獨擅專門，例如國家的大政

方針，對內對外的主要決策，民青兩黨自然無力作主，但在一般的次要事情上，至少是在行政上，民青兩黨應該能有主張。例如舉國垢病的貪污問題，皆曰可殺的誤國大吏，民青兩黨不能堅持要求整頓和懲辦嗎？國民黨內派系私爭，誤及國政，民青兩黨不能糾舉指正嗎？像這些問題，都是理直氣壯，可以為國力爭的，民青兩黨正可借此良機，推進政治，樹立自己的聲望。萬一格於惡勢，主張不能貫徹時，大可以拿去就相爭，表明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風度，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民青兩黨並未能這樣作，幾個月來的政治是一切如舊如舊，沒有一點可以看出政府改組後有什麼新的改進，民青兩黨是否對於這種狀態已感滿意，或不想有什麼貢獻，我們並不知道，但，至少我們並未看到民青兩黨對於改進政治問題有什麼堅持力爭的地方，直到現在我們忽然看到帶君勸會表示不能讓步，否則將退居在野黨地位。這種勇毅相爭的精神，我們十分敬佩，但可惜所爭者不是「政見」而是未來大選中，國代與立委的名額。

爭名額是應該的。民主政治離不開競選，競選是每一個國民應有的權利，也是一個政黨的正当出路，我們自然希望大家都能熱烈競選，不過大家一定要為樹立民主政治而競選決不可為競選而犧牲了民主，民青兩黨當小黨，未來的選舉將是其成長的一個良好機會，自然應該竭盡全力從事競爭，但是一定要採取合理的方法來向人民作工夫，而現在却一味向國民黨要保證；甚至與國民黨三黨之間私談名額講價分配。試問果真如此，這還成什麼民主？同時競選的意義又在那裏？此種惡例一開，不僅不能樹立民主的基礎，反而要推毀今後民主的前途了。

民青兩黨這種要求不合理而國民黨當局竟然向民青兩黨承認這種要求，尤其不應該。當前政府雖由三黨共同執政，實際乃是國民黨一黨為主，現在既然舉辦大選，實行憲政，就應該本正經。按着應有的原則

認真作去，絕不能一味牽就事實，作超出範圍以外的通融，現在三黨商談名額，而民青兩黨向國民黨提出保證當選的要求，試問這還是什麼選舉，這還是什麼民主，同時國民黨雖然能一黨包辦有力「保證」他人當選，那麼，這選舉的結果既已事先內定，又還何必勞民傷財，作此大選？不如痛痛快快改為遴選倒選直截了當。這一點，國民黨當局自然極力否認，但有一點却是不可爭的事實，即政務會議於九月二十六日例會決議遴選民青兩黨黨員參加地方民意機構。按照現行法規，將來的監察委員，係由地方民意機構選舉，政府爲了便於民青兩黨在這方面的競選方便起見，乃有上述的決議，這真是荒唐而滑稽的決定。民意機構而可遴選某部份人加入豈不滑稽？法制規定竟可爲了少數人的私利而可任意擺佈，豈不荒唐？此議若果見諸實行，則不知政府將視法制爲何物，視民意爲何物了？同時我們也真不明白，國民黨爲什麼對於民青兩黨要如此委曲奉就？

我們也知道國民黨現在亟需提出一幕民主的陣容，爲要充實這民主的陣容，便不得不破格牽就，來拉住民青兩黨。不錯民青兩黨是應該拉住的但照這樣子的拉法，縱使拉住試問又有何用，民青兩黨是在民主高潮中獲得參政機會的，只有從真正的民主奮鬥中才能抬高其聲望，現在若從通融「保證」中來從事競選，縱使選舉的結果，能多獲三二席次，試問其在人們心中的聲價將有如何的損失，這樣兩個聲望損失的小黨，縱能加入政府合作，試問又能增加什麼威望？或者說不論有無威望但至少總可以公告天下，政府已是民主了，既是民主了，自然可以減少政敵的指責了。殊不知事實並不如此簡單，能够民主自然可以減少別人的批評，但這樣子得來的民主將不會爲政敵或批評者所承認，反之却正需要大量供給新的指責事實，認爲是御製民主。由此看來，威望並未增加，指責並未減少，而自己却先破壞了自己所標榜的民主精神，使得民主制度的樹立遭受嚴重打擊。於公於私全極不合算的事情，爲什麼需要如此委曲奉就？

爲國民黨計，既然標榜出民主的旗號，便必須有着民主的精神，切切實實去作。在合乎這種原則下的一切可以遷就，一切可以退讓，也一切可以相爭，反之若越出了這個原則之外，不僅不應相爭，就是退讓都

不可以，因爲那便是放棄了應守的立場。千萬不要害怕：自己嚴守立場，引起僵局，失掉人民的擁護，要知道只要你自己是誠意的實行民主，一切真民主的人士，自然全附台前來，竭誠擁護，至少自己無可供人攻擊指責的事實，假如沒有這樣的魄力，一味畏首畏尾，想委曲求全，敷衍粉飾，結果將是愈敷衍問題愈多，愈粉飾弱點愈暴露，終至滿身泥濘無一是處而後已，孔子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政，孰敢不正」，只要真能一本正經，認真作去流風所及自會得到人們的擁護，只有這樣才是正當的出路，此是就國民黨說。同時民青兩黨也應該放棄名額私利之爭，而大公無私的爲民主來奮鬥，試想民青兩黨之加入政府，本是要推行民主，現在反爲自己一黨之私，而要迫使大家改變民主的精神。請問這何以謝國人？反之若能對自己的地位和使命有嚴肅的認識，而對民主作有力之推進與貢獻，那時雖不爭私利，而私利亦將自歸了，大家唯有這樣作去，然後三黨合作才有意義，而改組和大選才真能促成民主制度的樹立。

正論社徵求：

封面美術設計啟事

本刊爲擴展業務，加強內容起見，定於三十七年一月一日發行新號。茲特向愛好本刊讀者，徵集封面美術設計，其辦法如下：

- 一、含義：須符合本刊之內容含有深刻之意義，以人民立場爲立論之基礎。
- 二、內容：應徵之封面須包括「正論」二字並須有發行年月日及目錄地位請參看本刊之封面。
- 三、顏色：彩色不限。
- 四、獎金：第一名贈法幣二十萬元，第二名贈本刊半年，第三名贈本刊一冊。
- 五、日期：自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十日止（以郵戳爲憑）。
- 六、揭曉：載於十一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十日止（以郵戳爲憑）。
- 七、地址：本社。
- 八、注意：凡有不明瞭處可向本社面詢或函詢。

中國需要銀本位嗎？

陳壽琦

在盛傳幣制改革聲中，墨西哥財長宣佈了將代我國鑄造銀幣的消息，美國報紙也主張援華莫如幫助中國採行銀本位。聞前十二年的銀元，好像又將重就中國貨幣的王座。不少人在寄與無限的期待，一向用慣了銀元的老百姓，也滿懷熱烈的願望。可是究竟改行銀本位能否實現？能不安定中國的通貨呢？我打算在這篇短文裏加以粗略的討論。

墨西哥財長宣佈中墨正在舉行鑄幣談判，有可能代我國鑄造銀幣以後，政府外交當局立刻加以否認。我財部發言人也加以解釋，僅謂過去為準備整理幣制，曾向各國探詢鑄幣能力而已，在表面上，此事好像已成明日黃花。不過從墨財長談話的口氣，外部葉次長之承認「過去曾研究此事」等看來，政府確曾有過一番計劃。並且財政部所說僅為鑄造輔幣，也頗難以自圓其說。輔幣流通的數量有限，即使中國各造幣廠多被破壞，也不致於要煩外國代鑄。即使要煩外國代鑄，也不致於探詢「各國」的鑄幣能力。可見政府並不僅是打算請外國代鑄輔幣，而是代鑄主幣。總之，這一連串的事實，充分告訴我們政府曾經轉過採行銀本位的念頭，是沒有什麼疑問的。雖然葉次長說已考慮過採行銀本位的結果如何，銀幣已成爲中國再不願提及的「題目」，但政府會想把我國貨幣制度建立在金屬貨幣本位上，此事本身的意義，便是值得注意的。

我們中國吃了改銀本位的虧不祇一次了。在採行銀本位時期，銀在國際上是商品，而在中國却是貨幣。銀價跌，白銀大量湧到，弄得物價漲，出口減，民不聊生。入超增大，吃了通貨膨脹的苦頭；銀價漲，白銀大量流出，物價跌，工商業閉門倒閉，銀元擠兌銀本位無法維持，又遭了通貨緊縮的災難。我國放棄銀本位，實行不兌換的法幣制度，即是在美國提高銀價政策下，逼迫出來的。稍微知道貨幣史的人，我想都不會不承認：三十歲以上的人對此銀本位的悲慘命運，一定記憶猶新。可是政府現在又打算重新回到銀本位了，人類真是最易健忘的。

也許有人說，銀本位固然不是進步的貨幣制度，但總比目前的法幣制度好。銀本位未始不可作爲「過渡期的幣制」，通過牠來走上理想的管理貨幣制度的道路。不過，我的看法是，目前實行銀本位的困難正不下於實行管理貨幣制度；假如我們能夠有辦法採行銀本位，同樣也有辦法採行管理通貨制度。因而採行銀本位是不必要的，並且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們沒有白銀，比沒有印鈔票紙張的情形更嚴重。採行銀本位，分明不能期待墨國，不是要外匯去買，便是須從美國得到白銀借款。一句話，仍要美國幫忙。美國即使可以幫我們的忙，是否能借給足夠用的數量，也有問題。我國一九三一年銀元流通量即達十七億元，目前要實行銀本位當要超過此數。姑以美國可以借給我們這麼大數目的白銀，但借來以後，是否即能安定我國的通貨呢？這要看我們將實行一個什麼樣子的銀本位了。

真正的銀本位是能夠實行自由兌換，自由鑄造，自由輸出入。要做到這三大自由，真是談何容易。美國有那麼多的黃金尚不敢嘗試金本位，我們焉能「慷他人之慨」？人家也決不會讓白銀的銀子送來填這個無底深坑。並且在貿易管制之下，也無實行白銀自由輸出入的道理。但既然用銀幣最低要能夠自由兌換，假如我們發行銀行兌換券，這銀行兌換券，新銀幣與法幣的關係怎樣呢？這自然不能讓市場決定其比例，而必須由政府規定一固定比例，照價收回或流通。試問銀幣一出世，誰人還願意要法幣，法幣勢必跌在官價之下，使物價更會上漲。加之，政府爲繼續騷亂動員，必定要繼續發行大量銀幣，目前紙幣發行尚且不濟急，難於應付；又有那麼多銀幣可以無限制供政府揮霍。並且中國使用銀幣後，世界銀價必會上漲，而銀價與法幣比例又屬固定，白銀走私出口，更較貨物走私輕而易舉，可獲高利。結果政府當局一面借進白銀，投機之徒。一面送出白銀，結果必使自由兌換不能維持，而新發

行的銀行兌換券又將變成新的不兌換紙幣。其將造成紊亂而無補於通貨安定，是很明白的。

貨幣能否盡交換手段的職能，能否保持其價值安定，並不需要貨幣本身也具有真實的價值。貨幣只是生產與消費的橋梁，在生產無法擴張的情形下，即使採用金屬貨幣，人民真實所得也不會增加；在大規模不生產的消費——戰爭有增無已的情形下，即使每個國民都分配一噸白銀，也解決不了物價問題。貨幣的背後是需要物資，生產來支持的。撇開了物資，撇開了生產，決無法解決貨幣問題。假如我們有物資，有生產，即使是不兌換紙幣，只要不作超過必要流通量的發行，牠的價值也同樣可以安定的。銀幣一發，萬事解決的想法，真是愚不可及的。

過去政府想美國黃金，雖是到手了，但却鬧得天怒人怨。現在又想美國白銀，兩手空空來實行人家滿坑滿谷都不敢採用的全屬貨幣本位，不是痴人說夢；便是庸人自擾。美國墨國的銀資本家固然是求之不得，但兩國的人民與中國的物價情勢，決得不到什麼利益，什麼改善。總之，戰爭是無底深坑，腐敗無能的行政是通貨膨脹的溫床，在這種情形下，美國即使借給我們足用的作戰物資，足用的民需用品，也是沒有辦法的。何況是「豬犬不聞」的白銀呢？

目前的法幣，早已不能盡它的貨幣職能。法幣需要改革，需要變，也是每個中國人民所馨香默禱的，這也就是大家所以對於改革幣制熱烈關切的原因。但是此時改行銀本位，既違反貨幣的進化原理，同時也沒有足夠的白銀。假如美國能借給我國二十億銀元的白銀，也就可能借給我國相當於二十億銀元價值的信用，在戰亂不已，生產日縮的情形下，依靠外匯信用決不能改革我國幣制。同樣依靠白銀也無補於我國幣值的動盪。正如財部發言人所說，目前改革幣制的時期，尚未成熟。我們可以補充一句解釋，就是在中國現狀下，是沒有辦法改革幣制的。英國經濟學雜誌不是說過嗎？在中國目前局面下，即使亞當斯密再生，也是束手無策的。彌漫全國的戰火，與「到處烏鴉一般黑」的政治，早使中國經濟家無用武之地了，政府當局不能在基本問題上用工夫，專愛作一些非非之想，真使小民太失望了。

張羣痛罵陳啓天

—曉寐—

上月，行政院例會開會的時候，院長張羣曾當着各部首長之前，聲色俱厲的申斥了經濟部長陳啓天一頓。申斥的理由是，中紡公司是受經濟部控制的，為什麼在日前棉紗狂漲時不將存紗拋出，以平抑物價。因為中紡的原料都是政府用大批外匯購得的，這種得天獨厚的官營事業都辦不好，不是太低能了嗎？同時，又提到了經濟部內部的人事關係，以及部外的附屬機關（如經濟部經濟調查會等）的問題，「為什麼這種徒然消耗國家金錢，而對工作毫無表示的機關不撤銷。」

據說這種指摘的動機一方面，是陳部長奉命辦理的事件，總是自出心裁以致弄巧成拙，如這次棉紗的事件。而張院長拜相後對這次外匯的調整，認為是第一傑作，因其波動並不大。那知却又巧遇上了棉紗上漲以致他的成就打了一個折扣，所以認為陳部長太低能了，不能配和他的經濟政策。關於人事調整方面，是因為經濟部原有一班無背景的職員，每次一聽說要裁員，無不心驚胆怕，小心從事，從不敢拆爛污，但現在不同了，這一班無背景的標準職員，突然轉變了，原因是他們都已加入了青年黨，從此有了背景不怕誰了。那麼又為什麼要撤銷附屬機關呢。是因為陳氏上台後，雖然部內人士只更動了三四十人，而附屬機關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已改任為青年黨員了。

記得在不久以前的和談時代，青年黨正如一個充滿了青春的驕傲的少女似的，而陳氏那時也是大紅大紫的人物，張院長會極力敷衍，那末今日張院長的行為不是太突然了嗎？今日我國的政治那末的波動不定，這也經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吧了。陳啓天氏爲了這件事痛苦至今，原來他本是一位學者，沒想到從政以後會遭遇這種難堪之事。其實在我國經濟部長本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前任的經濟部長翁文灝當幹了好些年其結果不過弄了一個規模宏大的貿易委員會，而會中職員們拿全國的最高薪優閒度日。

我國民族工業的前途

魏重慶

我國手工業衰落的原因，不是單純的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所以僅由一方面而解釋是不行的。必須由多方面去分析，才能發見確切病象之所在。一般的說來：我國手工業衰落的徵結，可分為二方面：即一方面為手工業自身的不健全，一方面為手工業環境的不良等原因所促成的。在手工業自身的不健全方面，如：(一)生產的散漫，缺乏合理化的計劃與標準。(二)未能隨時代需要的趨勢，以改進生產品質。(三)昧於追求之原理而無觀察市場變動的能力。(四)生產方法注重經驗與因循而欠缺改進的精神。(五)同業者不能合作，時起無謂之爭執，致兩敗俱傷。(六)因為不能合作的關係，致資金和一切共同利用等行動減少，而影響到業務的發展。(七)生產工具能率過小，且欠劃一。(八)製成品的推銷工作，過於受人居中操縱，缺乏商業的眼光等皆是。在手工業環境不良方面，如：(一)國人上下對於手工業製造品不重視不提倡，致在國內的銷路日蹙。(二)國家對於手工業之改良缺少扶植能力，致使手工業者減少其自信向上信心，而一任自然之淘汰。(三)手工業製造品之運銷稅耗等所需過重，且與廉價之大規模生產品不分差別。(四)交通不便利，致使手工業者貨不能暢其流。(五)舊的市集制度與層層的居間人，剝奪手工業利潤之大部分。(六)由商業資本至生產資本止，皆有榨取手工業的病象，而少有企圖發展手工業者。(七)手工業的資金調達方式，仍多困於高利貸鎖枷之下。(八)海外市場推廣工作缺乏，致呈盲目生產，而欠應時適需之指導。(九)手工業由生產至消費者之過程，過於缺乏現代化之推銷方法。(十)外貨傾銷致打擊手工業整個市場。尤以外貨之深入農村，對於農村手工業之破壞更為致命之重大打擊。

由上述我們已可以認識出我國手工業的衰落，原因即在於手工業自身的不健全與國內環境的不良及外貨的侵入三種聯帶勢力所促成的。今後我們欲克服這三種阻力，為圖民族工業的發展，為民族工業的前途開

闢出一條光明的道路，第一應當注意於改進生產技術與工具。我們要知道，一般手工業的缺點，類皆為生產技術和工具的不完全，尤其是缺乏生產品的標準化，更為手工業不易持久推銷之一大原因。因之對於手工業產品之科學的指導，和現代的工具設備，實為實際改進的主要工作，而為促進工業標準化所必要的途徑。

第二應當提倡合作制度。我國手工業迄今仍多停滯在舊式的生產狀況之中，改變層層的剝削，而無由發展改進。尤其少有資本和其他實質上的援助，更為一大徵結。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缺乏社會上的提倡，一方面也是由於手工業者自身不能結成聯繫的發育體，致欲求改進不能，且時有自相踐踏，自相嫉妒，結果遂分別受制於高利貸下以苟延其生，或為商業資本作成變相的隸屬，無由自拔。今日如欲挽救手工業的危急，唯一的途徑，只是在是否採用合作社的組織。合作社對於手工業可以發生許多的效用，例如：

- 一、生產合作社或利用合作社對於手工業的效用：
 1. 手工業生產合理化
 2. 手工業品得以製造加工
 3. 從製造商取回已失的利益
- 二、消費合作社對於手工業的效用：
 1. 分配社會化（取消利潤、建立平價、合理分配）
 2. 副業原料品共同購入
 3. 代辦社員委辦之物品
 4. 直接購買剷除中間商人
 5. 增進社員知識及娛樂
- 三、運銷合作社對於手工業的效用：
 1. 手工業製造品的商品化（包裝、分等、貨樣、廣告、商標等皆可與普通商品相並行）
 2. 免除各自銷售互相競爭
 3. 保證繼續供給及有組織的運銷

4. 改進生產者論價之地位

5. 直接運銷於有利之市場剷除中間經紀人

四、信用合作社對於手工業的效用：

1. 資金平民化

2. 抵抗高利盤剝增加收益

3. 剷除信用獨占

4. 提倡儲蓄積立資金

5. 增進道德改善生活

從事於手工業者苟能採用合作社的組織方式去從事於生產，則不但國民私人的生活問題得以改善，民族工業得到挽救的機會，而國家經濟的工業化亦不難達到目的。今以工業生產合作社對於中國工業化之影響言之。工業生產合作社如能普遍實行，在中國今日經濟上的貢獻至少可以發生下列各種的利益：（第一）在現階段的中國工業中，小工業和手工業占相當重要的地位，其紊亂與散漫的狀況，使技術幼稚，資金缺乏，品質不齊，產品低劣不獨不能發展，而且不能立足，若採用生產合作的方式，不但技術與資金得到協助，品質與數量得以增進，且運銷過程亦可以免除中間人的剝削與操縱。（第二）我國今日尚係一農業國家，其經濟政策自必以繁榮農村為主，而農村副業實為我國農民補充收入之主要來源。且農業勞動在各季節間的差異甚大，如無相當副業，使農閒有所利用，即無異使農產的大量過剩勞動歸於浪費。再從農業經營經濟而言，農產品如能於加工後再運銷，不但價值可以提高，抑且保存亦較容易。（第三）大規模的企業組織，需要長時間的培養與訓練，以我國一般人民的能力而言，實僅足以組織小規模的工廠，故最適宜於應用合作方式。（第四）一國交通之是否便利與原料之是否分散，與工業組織之適當形態極有關係。我國交通不便，原料分散，如能就地製造，即可免除非必要的運輸費用，以減輕其成本。（第五）據各工業先進國的經驗，工業過於集中於都市，其流弊甚多。尤其是在戰爭時期內，故皆主張工業散布於鄉村，以分散其位置，使鄉村都市化，都市鄉村化，免使人口集中於都市。我國的工業現正在開始建設時期，有此等經驗的啓示，過去的業國的錯誤即可不必重蹈其覆轍。工業生產合作社即為促

進鄉村工業化的引路線（第六）我國過去原有的家庭手工業，因為生產過于散漫，缺乏合理化的計劃與標準，未能隨時代需求之趨勢，以改進生產品質。生產方式大都以經驗與因習為定則，缺乏進步的改良同業者也不能合作，時起無味之爭，致兩有損失。又因為同業者不能合作的關係，致資金和一切共同利用等行為的缺乏，並影響到業務的發展。工業生產合作社對於此等現象有起死回生的效力。（第七）工業的普遍化社會化，有待於工業教育的推廣，工業知識的普遍，工業生產合作社是宣傳工業知識，訓練工業技能，喚醒民衆工業興趣的場所。（第八）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這是國家的基本經濟政策，如其壟斷市場者，形成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則何以達到節制資本的目的。工業生產合作社即所以防止獨占企業的發生，防患于未然的一種組織。（第九）工業的發展過程是須經過一定的步驟，在私有財產制度沒有打破的國家，其進步方式是漸進的，不為急進的。尤其是在資本不足，人才缺乏，生產技術幼稚，產業落後的國家，更不能立刻從農業國就跳到工業國的狀態。中國現在就處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將來真正要達到工業化的境地，一方面固然應當從政府創辦國營事業做起，同時在另一方面也應當扶植民間的生產事業，使民衆的生產事業組織化，科學化，合理化，合作化，工業化，而後全國的工業水準可以躍進康莊大道，但欲使民間生產事業的組織化科學化合理化工業化，非利用合作的組織方式，決不容易達到理想的目的。所以工業生產合作社可以說是輔導大規模工業進行的引路線，也是完成中國工業化的橋梁。且工業生產合作社組織，因可有層層的聯合，實兼有大小工廠之利而無其弊。果能運用得宜，實可以為我國工業化之主要途徑。（第十）工業分散于各地方則不但有疏散人口的效用，且有免除資金集中都市的效用。使地方經濟得到均衡的發展。又工業生產合作社可視資力的多少，大小可以自由，普可山下級工業生產合作社組織中級工業生產合作社，復由中級工業生產合作社組織上級工業生產合作社，如此層累而上，其勢力漸漸足以壓倒個人的專制企業，到那時候，一切生產事業的合理化，科學化，機械化的理想就不難實現了。

已否瀕近經濟崩潰的邊緣

陳 冰 若

自三十六年會計年度開始以來，上海市場中隨時有着「七月漲風」，「八月漲風」等的流貫連貫的喊到「十月漲風」的時候，竟由流言蜚語，變成具體事實了。這一次的物價上漲，來得極突兀，極兇猛，又極其普遍——包括全國各地，包括各種商品。當這號稱責任內閣當政不及半年，宵旰圖治之際，竟會有此反動，實令人有悵惘之感。且自抗戰後因戰亂關係，交通梗阻，貨物供求不能圓滑，而領域稅收日漸凋縮，軍政支用日繁，每有物價之風潮，多各有其潛伏的遠因與臨因。線線，是蓋戰亂與通貨膨脹之必然結果，初無足怪。秋季依照往年，紗布，化學工業原料等活躍的季節，所以這些東西的漲價是意料中的。但是方當秋收入市之際，而糧食竟亦暴漲，便不可解了；最近戰局重起，如證券等金融性商品因安全感之遭受威脅，至少是應該疲軟的，但亦急起直追，不甘落後，尤其令人惶惑。月初以來，全國各省市物價一日數變，浩浩乎無所底止，票據交換數額激增，通貨之周轉愈速，反映一般人民對法幣之心理有如「擊鼓傳花」時之花枝，唯恐其停滯在自己手中，便會吃了大虧。惶惶不可終日之狀，直似杞憂已久的經濟總崩潰便在眼前了。經濟崩潰真的近了麼？在理論上講，時間載着一切進行，當然是會日趨接近的，而亟謀補救，猶未為晚。成敗利鈍，繫於一念。

經濟與財政的分野，是這樣的，經濟是關係全民的經濟生活，如何以少的勞費而獲得多的享受；後者則為政府庫藏收支，二者不容混淆。而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的推行則又非有健全之財政政策與之配合不為功。是故雖屬截然二事，而又自有其相因相成之關係。本年二月間為對應金融風潮，政府頒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這是政府對經濟政策之明確表示。張羣就任之初，曾強調政府決意持續上述方案之推行，這表示張內閣在經濟政策上是與宋內閣的煞臺戲一脉相承的。我們認為一個經濟政策的推行，是必須有健全的財政政策與之配合的，所以在當時，筆者會屬文「註一」對收購國人在美存款及增開稅源，兩端特別寄予期望。

收購了國人在美存款，可以穩定外匯，代替渴望已久的美貨；推行進步稅法，合理平衡國人財富，充裕國庫，減少發行，這是對於財政政策本身與經濟政策的推行，都有決定性的裨益的。但是，不幸期望終於是落了空，最高當局雖嚴正表明決心收購國人在美存款，但紛紜半年之久，不過徒開雷聲而已。至於進步的稅法，亦迄未推行，如鹽稅之增加，固足充裕國庫不少，但仍屬間接稅，大眾稅，並不是進步的。豪門資本的征用，祇宋子文氏爲了捐官吐出了一點，誠如上期本刊社論所言，宋子文是發了人民的財，而捐獻的對象却是一黨之私。所謂張關財權，千着萬計；最後仍是因襲了宋氏通貨膨脹的唯一法寶。

筆者前嘗有言：「臨時停止金鈔買賣，長久又將如何？在行政效率較高的國家，尚可以維持，如行政效率不能予以支持，恐怕黑市將益加猖獗。」對於金鈔在法令上宣布了它的死刑，而央行所定的價格又是那樣的自相矛盾而不合理。則我們所憂慮的一切流弊，恐將不能或免。但是未來的推行，可能逆轉，亦可能好轉，一般的管制工作推行如何，亦正可爲我政府施政之效率與決心的一最後考驗。」（註二）畢竟不幸而言中，對於取締黃金，外匯黑市方面，政府的行政效率可以說毫無表現。不但不能消滅了黃金外匯的黑市，而反需向黑市投降，趨隨後塵。到「管理外匯辦法」修正以後，此種趨勢遂益形表面化。

今日物價膨脹的指數超越了通貨膨脹的指數，這是普遍承認的事實，通貨膨脹到了「惡性」的階段，這樣是必然的現象，亦可以說是心理的因素已經超越了實質的因素。心理的因素包括，戰亂的威脅對法幣缺乏信心與價格的比較觀念。以個人觀察此次所謂十月漲風之主因，非後者莫屬。此次最先漲價的東西是黑市美鈔，隨之它的姊妹商品黃金便趨隨追進，美鈔漲，所有化學原料與外匯有關的商品便受影響；黃金素號百物靈魂，此風一起，遂普遍狂漲了。其實推源溯始，黑市美鈔之漲，初非關係其實值了變化，而實屬一時供求失衡的結果。自勝利以後，

韓 國 十 年

徐 盈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
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

——韓國民謠

一幕悲劇

從一八八四（甲申）到一八九四年（甲午），這十年中間的中日戰爭，從外交的移到流血，都是在老中國的觸角上。——即韓國的大地上逐一演出，韓中日人民的血汗在三國軍人與政客手裏浪費的結果。大清帝國的紙老虎折穿了，父子血拼的韓國滅亡了，由吸血者建立了帝國主義的霸業與西進的基地。

這裏面有千千萬萬的投機者，有的想在火中取栗，有的是在刀上吸血，此起彼伏，或喜或悲。其中僅有的一位個人主義者，踏着無數的骷髏為個人的一生意業奠墓中。以這韓國十年作最重要的踏板的、那就是所謂韓國的，「副王」袁世凱。

從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日本的兵船到江華島造成不幸事件以後，韓國的大門在定了條約後便被開了，不僅與日本通商，且被迫與各國開始通商，李鴻章眼看着保護國的利權外溢而無法抑止，當「備禦俄人，應付日本」的「閉關自守政策」不能自存了以後，那也只好取「以夷制夷」一途了。

在夾壁牆中生存是悲哀的，韓國不幸就在這兩大之間，韓王李熙和他的父親大院君因了政權的爭奪而成了對頭，大臣及知識份子也因時代的激盪而分為兩派，一派是傳統的，習慣上要依賴天朝即清廷，另一派由到日本留學，十年來陸續成長的金玉均，朴泳宰，洪英植，

徐光範，在韓朝都居要職，乃有了一個開化黨的組織。其實，兩派都是兩大的傀儡，一派屬於清廷，一派則屬於日本。

韓攝政王大院君的兒子李熙已然娶妻生子了，這六三老叟仍然不肯把佔據了十年的政權交還兒子。李熙與革新派聯合起來。在光緒七年索回了政權，但不幸他樹立起的是個封建性的新黨，把他最相信的閔妃的族人閔謙鎬，閔台鎬，閔泳駿，閔炳植閔應植都封為大官。以妻黨狼為奸。大院君於是一變而為舊黨的中堅。在軍餉不足食糧昂貴之下，當光緒八年六月初九發動了一個政變，殺了閔謙鎬，驅逐了李熙及閔妃，大院君自稱國太公，重新執了政權。中日「兩大」都出兵保護，清廷與長慶的慶營步兵以迅雷姿態趕到漢城，在七月十三日用計策把大院君驅起來，送到保定，到閔應植家中把李熙及閔妃接回復位，由韓臣親離派金允植尹泰駿魚允中為輔。閔氏家族又重抬頭。這中間大露頭角的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就是袁世凱。

韓國這時在清廷扶植之下「維新」，新黨舊黨並存，由北洋大臣代聘德人穆麟德為總稅務司，中書馬建常為外交顧問，韓王嫺求拜袁氏為「上將」，雖然吳長慶不肯答應，但却袁達到為韓國練兵要求，光緒八年八月中韓訂了通商條約，陳樹棠任為商務委員（二年後換了袁世凱），翌年挑送幼童到天津北洋機器局學習，清廷只注意了上層與表面的改革，到光緒十年因中法失和，吳長慶軍調走，立刻即發生了「甲申」之變。

• 正 論 •

甲申之變的前後

英法聯軍正要進攻北京的時候，袁世凱在河南項城降生了，他雖然喜武厭文，但不免有些纨绔子弟的氣息，到了二十四歲時候，吳長慶出兵朝鮮，袁世凱追隨水師提督丁汝昌在馬山浦海岸路時，忽然退潮，行船膠着，只好棄舟登岸，赤足奔波六七里，袁兩足裂傷，不作一聲，丁提督拍着袁氏的鬢肩說：

「老弟，要不是今天，我總以為你是個纨绔子弟呢？」

清廷吳長慶的部隊表面上像慈仁義之師，可是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吳長慶是腐敗到連小兵都不能懲戒的人，袁世凱却表示要有軍紀，不僅要辦兵，而且要懲官，違令者必斬，於是軍威一振。於是方能達到指定給他的任務。袁世凱拿這點軍功得賞同知並賜花翎，他這時的朋友有文官張蔭，唐紹儀，武官則有不中用的吳兆有，張光前。吳長慶到光緒十年時候，決定把自己所帶的慶字營，交給袁世凱來帶，他在閏五月二十一日死在金州（遼東）之前，還寫信給袁世凱的叔叔袁保齡道，我們兵能給令姪來帶，真是非常放心了。袁也因為吳長慶待他確實如子姪，乃開始在韓國的三軍營內，爲吳服役，掉了幾點感激的淚水。

袁世凱原是一個不甘寂寞的梟雄他漸漸地以退爲進的手法，分佈黨羽到各方面，有的用金錢收買；有的用偵探去恫嚇。利用了韓國的民脂民膏，在新舊黨派之中盪來盪去，其目的只是爲鞏固自己的地位，韓王李熙的政治態度是搖擺的，他早已知道，只因爲親兵都把握在他的手中，所以也不管他。日本公使花房義實，隨員近藤真除，島村久，竹添進一郎等與朴泳孝金玉均等往來頗密，他若熟知無視，對於閔氏一族人士的貪污專橫及殘暴，他心裏雖不滿意，但也不加干涉，在韓王左右以小惠收買內侍，隨時獲得最直接而詳確的情報，用來決定應付的方式。對於清廷北洋文武則不惜隨時以重禮作聯絡，以得到李鴻章以下文武的歡心，當中法戰爭起來，吳長慶的駐軍撤回了三營，他奏道：

「朝鮮君臣爲日人播弄，執迷不悟，每侵瀾於王，王亦深被其感，欲離中國，更思他圖，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國兵力難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鮮，更不能啓蒙俄人，乘此時機，引強隣自衛，

即可稱雄自主，並駕齊驅，不受制中國，亦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見舉國之有權勢者，半皆如是。獨金元植，尹泰駿，閔泳翌意見稍歧，（按即偏向清廷。）大拂王意，已使疏遠。似此情形，竊慮三數年後，形迹益彰。朝鮮屏藩中國實爲門戶關鍵，他族偏處，殊堪隱憂。該國王執拗任性，日事嬉遊，見異思遷，朝令夕改，近時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疑，如不杜其驚外之心，異日之患，實非淺鮮。

「卑職謬膺重任日思維繁，不避艱險，竭力圖維，初猶譽論可悟，中法兵端既達，人心漸岐，舉止漸異，雖百計誘導，似格格不入。日夕焦灼寢興俱廢，大局所關，不敢墜於憲政，近聞福州台灣同時告警，東洋訛傳最多，韓人不久必有新聞城鬼之謀，益難設想。外署雖與日人不睦，（按大臣爲趙甯夏）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謀，不知其伊於胡底也。竹添進一郎帶兵換防，八九日內必到。薛繼爾已在東洋，聞將暫與，嗣有所聞，再當密稟。」

一方面撤兵，一方面增兵，這就是韓國在光緒十年的形勢。袁世凱雖然手握着他所訓練的韓國兵符，那也不過是只有「保邦禦侮」的一千皇帝親兵。但也不能不顧慮到日兵的增加。十月十五日開化黨洪英植朴泳孝，金玉均朴詠教徐光範徐載弼等在郵政局擺下了鴻門宴，請清廷駐韓的三位軍官赴席。這一天之前，據說袁世凱所養的灰鶴十餘隻都先後飛去，袁對左右說：

「難道這就是叫我們回國的象徵嗎？」

「我們以爲」，吳張二將有點發顫道，「郵政局的宴會最好不去」

「不去就是示弱。」袁說。「也就失了國家體面。」

「那我們都先去戒備一下。」另外二將也只好硬着頭皮答應了。

到了郵政局後，飲宴未半，袁世凱便對郵政大臣朴泳孝說：「我們都有公事，不能久待，」他又假作親熱，拉着朴氏的手，一直到馬前，縱騎奔返。開化黨不免爲之失色，但陰謀却並未暴露。又過了兩天，還在原地宴請閔族貴戚英德日俄公使，日本公使未到，但有中國商務員陳樹棠在座，宴之後，徐載弼率領留日學生十二人，先亂刀斫向閔族，閔泳翌立刻受傷，被家丁送到德國稅務司公館內，請美國醫生診治，一

方而陳獨棠即忙訴告袁世凱求救兵，袁世凱帶兵趕到郵政局，已然涉有一人，到閱處探視，這位大臣已然僅能說「開化黨殺我……」了。

就在這時，進化黨人由洪英植也帶了日本培植的武力進宮，向李熙及閔妃報告：「大勢不好，清兵不穩已然把大臣閔泳勳刺傷了。」李熙忙道這便怎好，進化黨人一方面強迫韓王下令「日使入衛」，一方面把閔氏貴族一骨腦兒關到景祐宮，在王前發了太監柳在賢，在宮外殺了舊黨閔台鎬，趙寧夏，閔泳穆，尹泰駿，韓圭稷，李祖淵。又要求李熙下旨任命洪英植為右相，朴泳孝為典兵，徐光為外交司，朴泳教為都承旨，後就劫王他去。這一次的政變却不比兩年前了，沒有實力作後盾的袁世凱，到這時本想自保但到那親清的一批官吏金允植南廷哲求救王時說，「傳說日本亦將到李熙亦如清之劫大院君，另立親日的新主。」袁氏乃不能不作玉碎的率隊進宮，與日韓兵混戰了一場，決定先下手為強立延王之後曾被閔妃藏起來的庶子為監國。後來在北門關帝廟內發現了李熙，由日本留學生監守，乃請其到清營，李熙及閔妃見了袁世凱時哭道：

「我們再世爲人了。我的大臣們死的死，亡的亡，你替我們主政吧。」這時候，清將吳兆有張光前本是藏在一邊的也出來了，日本訓練的一些韓兵，都向日本使館去逃，韓國的老百姓一看有便宜，也就落井下石，打劫一番，逼得一些親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不得不隨着竹添公使逃到仁川去，從此流亡日本。

袁世凱在這一個月內，二十六歲的青年頭髮半白。這一年西太后的十月十日五十大慶，因為中法戰爭沒有好子來做，決定延期十年，在中日談判中，有英雄色彩的袁世凱成爲一切方面的眼中釘，他於十月稱母疾返國，在津與袁所恭維爲天下奇才的張蔭桓見面。這時吳大徵告訴張的岳父李鴻章道：

「所謂天下奇才，我看不是袁世凱所恭維的張幼樵，其實，就是他自己。」

甲午之變的前後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八月袁世凱等到了一個機會，解鈴還是繫

鈴人，叫他送太上皇李是應從保定回國。李鴻章對袁說：

「舞台已成，顧客已請，一切齊備全等你的登場。」

袁世凱以「副王」姿態在韓國出現了，滿朝文武由徐相兩率衆迎接到海濱可是袁氏暗告閔妃，先把大院君的親信三人，以逆黨罪名斬首，使他不能相安。順便勸他就此閉門謝容，勿再過問政權；德稅務司穆麟德勸韓聯俄清廷改派了美人墨賢里，到此時，清廷總理衙門正式派袁爲駐韓總理，在不干涉韓國獨立自主的原則下，把握了海關，稅務，兵權。並獎勵華商大量向韓境經營貿易，設立特別警察以茲保護，親日派金玉均諺傳從日本來攻，袁氏表示「只要有我在，你們的安全不成問題。」

在兩大之間的韓國君臣仍是不大放心，光緒十二年一度與俄使談判，袁世凱表示如果這麼作。那麼他便要廢主另立新君。李熙連忙把親俄的一批人金嘉鎮趙存斗，金鶴羽，金養默送進監獄，表示並無二心，光緒十二年英國因爲交還巨文島，與韓國關係漸密，由美稅務司墨賢里馳合，建議派朴定陽赴英俄德意法各國訪問並借款，清廷抗議，要他們的大臣到各國後，先到中國使館報到，於是出發後都未能達到使命。光緒十四年韓國要自辦北路電線，清廷不允。光緒十五年，韓黨要以關稅爲担保借外債，不許，任命自美歸來的朴定陽爲外務督辦，又不許。十一月東學黨作亂，袁世凱他與閔妃計議，妥爲壓制，這一點因而恢復了不少感情。

到了光緒十六年，韓人已然不能再忍耐了，他們要求清國八十家六百名商人遷到城外去。韓廷自派黎仙作了總稅務司。閔妃在父王大院君的妃子死後，籍口韓王居喪，她自己已出掌政權，以清廷的西太后爲例，袁世凱對此沒話說，却不喜歡她信任閔周錫及朴定陽。跟着袁的母親病逝，他回國守孝，申唐紹儀代理，十八年再返韓國。乃使清廷及韓人的仇視空氣鬆弛了一下。

袁世凱光緒十八年四月歸來後便知道日本與韓國已定了造幣借款二十五萬日元。並且趕忙要設義州至漢城的電綫。於是他先設法推翻了前項計畫，改出留韓的粵商貸款二十萬元，並且商辦了小蒸汽輪船公司，以增強中韓間的貨運，必要時且可輔助兵艦來運兵以防萬一。

日本人這些年來對於袁世凱的怨恨與日俱增 在光緒十三年時朝鮮

曾在鏡道發布了防毅令，日使便認爲這是有袁在幕後主持，日韓爲搶糧發生衝突。要求賠償十四萬元，韓廷不肯答應，過了四年才付款十一萬元了事。這次的幣制方告成功又因袁而中止。這時候，日使早換了大石正巳，因無成就調職，十九年又換了大島圭介。當光緒二十年二月，親日派金玉均假李鴻章名誘到上海被同伴洪鍾宇殺死，日本在東京韓國使館把韓人權東壽捕去，大島幾乎也要被韓廷驅逐出境。

韓廷與清廷不約而同在每年十月作壽，浪費的金錢不可計數，同時庫空如洗，兵餉不發，賄賂公行，而盜賊四起。同治時候就在醴醴的「韓國義和團」——東亞黨山崔時亨領導頭纏白布手執黃旗在全羅道的泰仁古阜縣作農民暴動，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一直到光緒二十年三月在韓境才鬧大了，十年來袁世凱的頭髮白得更多了，他對新任充海軍統禦使的閔應植說：

「政亂民貧，事同兒戲，韓國的前途真是危險之至。」

東學黨在南韓最多，據說能够呼風喚雨，調遣神兵，各地的小首領向韓京集中之後，要求除了清國人之外，其他洋人一律逐驅出境，對於日本也取蔑視態度。袁世凱初取靜觀態度，或多或少地加一些煽動，到最後英國公使請在來向袁求救，希望各國都派商艦，以資防範，末了決定把外僑婦孺集中仁川港口。

誰都不希望他來而畢竟還是來了，政變終於在甲午四月在韓國全州起事了，全羅道的東學黨人一開始，就殺了當地的團兵近千，忠清道各地的黨徒都起兵相應，漸漸蔓延到七個縣，韓王李熙想派洪啓董去討伐，向「副王」袁世凱問計，袁氏是主張勸亂的，而韓廷的親兵僅有千名，畏縮不進，在袁氏前哀求趕快派清兵來替當地戡亂。四月三十日乞兵書稱：

「案照敝邦全羅道湖嶺之秦仁古阜等縣民習兇悍，性情險詭素稱治。近月來附串東學教匪，聚衆萬餘人，攻陷縣邑十數處，今又北竄，陷全州省治，前經遣練軍前往剿撫，該匪竟敢拚死，拒戰，致練軍敗挫，失去砲械多件，似此兇頑久擾，殊可爲慮。况現距漢城僅四百數十里，如任其再爲北竄，恐畿輔騷動，所損匪細，而敵邦新練各軍，現數僅可護衛都會，且未經戰陣，殊難用以殄除兇寇；儻滋蔓日久，其所以

貽憂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兩次內亂，咸賴中朝兵士，代爲戡定，茲擬撥案請煩貴總理迅即電懇北洋大臣酌遣數隊，速來代剿，並可使敝邦各兵隨習軍務爲將來捍衛之計。一俟悍匪挫殄，即請撤回，自不敢續請留防致天兵久留於外也，並請貴總理妥助籌助以濟急迫。至切盼待。」

韓廷既在光緒八年及十年兩次請清兵代爲戡亂，吃了甜頭也就忘了苦處，袁世凱站在總理大臣的地位上，又會代替韓廷練過新兵，如今（被匪打得落花流水，自然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他當然是站在對匪強硬這一方面的）他雖然知道日本早已不承認韓國是清廷的屬邦，如果清廷出兵，日本也一定出兵，而且兩大相遇，隨時都會發生不幸的，可是爲袁世凱自己的前途，爲了韓國統治者的勢力的延續，他不能不持大清的命運所孤注之一擲——這一擲使北洋海陸軍全部覆沒。

大島公使得到清廷將要出兵，一方面率艦隊前來，一方面運用外交，同時以「改革內政綱領」五綱二十六條目於六月二日間向韓王提出建議而提出。（一）淘汰都城及外省冗員，其必不可少之官，宜擇有才德者任之，不論門第。（其意爲反對閹妃家族把持一切）。（二）律法宜酌爲整理，弗留遺憾（其意爲勿以人改變法律）。（三）國庫歲入之款，宜加意整頓。（其意爲量入爲出）。（四）軍律宜加整頓，兵額宜增補，俾足以靖內亂，而保民安，其意爲對於袁氏一套方法的抨擊（五）學校章程切宜安定。（希望韓國學生多到日本留學）大島以公使而作談改革內政，這是開使節空前未有之先例。

袁世凱以總理及「副王」又何嘗不知道韓廷的這些毛病，只因他總份看重了腐敗才便於統治的道理，在練兵方面，不願多爲增加，而且清兵這時已然不能作爲別人的模範。有人以爲袁世凱在韓統治是成功的其實這個大失敗，恰如鴉吧吃黃連，苦在袁世凱的內心裏。在軍事方面袁不能與匪爲敵，在政治方面，日本方面又佔了上風，金玉均的屍首運回來，又被韓王把頭割下，用鹽淹起，這種對於新興勢力的暴虐狂正是袁世凱的鼻祖式的作風。

在中日之戰的前夕，韓廷不敢得罪清廷又不敢得罪日本後只有下詔罪已了詔文的末段道：「凡政府之得失，有司各上言勿隱，可言而不可

，那在有司，言而不聽，即朕之過。」在重臣中任命申正熙，金宗漢，曹寅承為改革委員，與日使談判。雖然說其敷衍，但親日派的多年努力總算佔了上風，給了在韓國的「副王」狠狠的一棒，前後十年，形勢全非了。

「副王」的成就

東學黨給袁世凱的刺激是太大了，使他對於清朝的義和團的處理抱着全盤的反感，他在山東的作風未嘗不是受刺激的结果，但獨木難支大厦，不認識農民革命的執政者，只知道用軍事不知道用政治，則其結果是「股鑿不遠」了。

東學黨是在內憂外患中醞釀了二十年而成的，尤其是最後十年，韓國人民是在一種非人的生活過日子，江華條約以後，各國的勢力都在這個觸角上徘徊，各不相讓，而中日的衝突在此表面化了，袁世凱，這位時代的寵兒，浮沉在這個大時代內，以二十四歲的青年為衰弱的龍廷撐着大纛。

這個政治性的組織在成立之初就有四個口號，一是不傷人不傷物；二忠孝雙全濟世安民，三逐滅夷倭澄清聖道，四驅兵入京，盡滅權貴，大振綱紀，立名定分，以從聖訓。從他們的「檄文」上說得更清楚：

聖明在上，生死塗炭。民弊之本，在吏通，吏通之根，由於貪官，貪官所犯，由於執權之貪婪，嗚呼，亂則則治，晦變則明，理之常也。今吾儕為民為國，豈有吏，民之別哉。究其本，則吏亦民也。各公文簿之吏通，民弊之條件，其具報來，將有區別之法，其急速來報，勿稍稽遲，吾儕今日之舉止在上保宗社，在下安黎民，死為誓，其勿因是而驚動。茲舉將來應厘正者如左：

- (一) 轉運管之吏弊，
- (二) 均田官之弊，
- (三) 各市井之分錢收稅，
- (四) 他國潛商之峻價，
- (五) 食鹽市稅，
- (六) 對於各項物件之取都賈利，
- (七) 白地徵稅等，其弊病不可盡述，凡吾士農工賈四業之民得同心協力，上輔國家，下安瀕死之民生，豈不幸甚耶。

袁世凱這時已成爲衆矢之的，他誘導閥族與金玉均新黨的鬥爭而，

自己勸少，已爲一般韓人所識破，而東學黨人以爲袁助韓王戡亂即備與革命力量爲敵，加之日本增兵，氣勢洶洶，使機警的袁氏深深感到不寧的預兆，在六月中旬，他呈請李鴻章把他調回述職，並舉唐紹儀作他的代表。

當拜本請辭駐韓總理職務之前，日本的大炮已對着中國使館架了炮來袁世凱偕着老僕翟光明晝夜無光換了一身商人服裝握別了韓姬，由漢江返國。據說，當他上船的時候，已有東學黨人在那裏埋伏，忽有一個婦人在岸上說道：

「你不是中君嗎，怎麼來晚了？」

袁世凱學得一口好韓語，他便裝作熟悉的說道：

「是晚了嗎，那就走吧。」

到了岸邊上船，立刻命令那預備好的船隻開駛，婦人愕然要求搭航，袁也不再理她。這一幕巧遇，使埋伏的東學黨人不便輕易下手，而京城四面埋伏要殺袁的時候，誰都想不到他已趕到天津，向李鴻章的姑爺張佩綸送了一筆厚禮，請他把袁在韓國的不得已情形妥爲述說，以資開照。張佩綸那時的職務是天津電報局長，新政中的紅人。

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廷下令正式調袁世凱回國，七月初奉命隨周馥回國到鳳凰城辦糧台的那時日本軍已過了鴨綠江。

本刊第七期要目

- 我們還有獨立的國格嗎？..... 張起鈞
- 美國不要上日本的當..... 陳伯琦
- 論發放日本貿易..... 魏重慶
- 中日經濟關係的調整..... 魏重慶
- 美國的遠東政策..... 魏重慶
- 「修正管理外匯辦法」仍須修正..... 魏重慶
- 記者節談記者..... 魏重慶
- 假如我是參議員..... 魏重慶
- 論用人..... 魏重慶
- 人心與政治..... 魏重慶
- 內蒙自治運動的透視..... 魏重慶
- 尼赫魯與真那..... 魏重慶
- 青年黨前身少年中國學會..... 魏重慶
- 職業婦女痛苦..... 魏重慶

烽火漫天話保定

本刊特約記者

內戰火藥爆炸進點的河北平原中部、砲煙環繞着的保定能才然獨立，實在是一個奇蹟！從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始，一年之間，四度被圍攻，它榮幸的成了河北軍事新潮的產地，然而在它懷抱中與言的人民，卻是一個劫運的開始！於是有人在講：「國軍防守力如何的強，共軍攻城方法如何的好，在這一強一好之間，保定城內獨能幸免戰火的燃燒，是保定有福之人在！」！又有人說：「共軍在戰略上，一年之內，絕不輕易攻取任何一個無實際價值的據點，平保線他可以控制着，何必枉自犧牲兵力，攻佔保定！」是非姑且不論，反正保定城是安然無恙的！城內同其他都市一樣的安然享樂！槍砲彈不過是點綴太平景象的爆竹聲而已。

綏署成立，省府遷保

既然名之曰省會，自然省政府要駐在這裏，何況去年第十一戰區改稱為「保定綏靖公署」，於是為了表示前進姿態，綏署省府雙雙遷來保定，他們給死城帶來的是偏枯的繁榮，城外而，雖然火箭與大砲齊飛，城裏頭何嘗不能戲子與娼妓同舞！據說這是鎮靜的表演。有人偏偏的掃興名之曰：「麻木不仁，於是在這裏除去有開階級消遣的小樓一註：歌妓集中營」以外，連政工隊也演出了，「紅粉骷髏盜」，「服兇媚」等等性質戲劇，連上滿堂，大腹賈，胖官僚的掌聲與苦難流民的哭泣，混同一聲！難亂成章！

商為至上這裹士紳的代表者是商會的同入，五十多歲，外型上土著氣息極濃，但內心裏卻是聰明才智的很，懂得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套！有「利」迎上頭去無「利」縮起頭來！軟硬咸宜，三次圍城期間，發給坑市溝的車夫春燭，明明是吃不得的舊糧，他會當着大官，恭維成上好的營養品，當着老百姓大罵政府的不良有人說：「官商通氣，」實在如何！由他的談話態度上，可以推測一斑！

省府有一千多名職員，門內的馬路，比大街「寬」而且「平」！上

下一體制服，由表面上看來！似乎比京滬平津的公務人員來得樸實，其實有人明明看見一位要員，在北平上車站坐的是自用汽車，到保定出車站卻步行進的城！兩面性的平保，才有兩面做風的表現！

因之這裏的機關，在某些方面，比起全國各大機關並無遜色，就人事的系派一點來講有新省府派（文稱郡縣派），有舊省府派有×縣系等等名堂，舍此以外，全國的各系派，在這裏都有尾巴活動，你爭我奪，各有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之雅量！關於國計民生，我們並沒有看見他們搞出些什麼實際玩意來！如果說成績，那只有「天知道」！今春省府參會第一屆大會，雖然打撈了兩位大員，但一位昇級到中央，一位轉調為專設廳長，其奈我何，代表人民的參議會，也只有望之興嘆，河北政治，不過如此。

社會一般，封建固守

保定，的確名實相稱，保守，頑固是初到的人對保定社會的一概評價，說它各方面是逐漸遺型，一點也不錯，論買賣，商業極不發達，但不思前進的舊式商人習俗，在這裏到處可見，一棵老槐樹，奠定了「槐茂醬園」的基礎，醬菜好壞，尚在其次，只要有那槐樹存在一天，醬園的買賣永遠是興隆的！

女人在這裏，除去外來的以外，大都是一個型格樸素的那樣頑固，談交朋友就庶幾乎結婚，這是她們的定見，這一定見，不只女人，男人也差不多！所以一年之間這裏除去一個劇團女主角兩個軍人表演過一次愛的悲劇以外，幾乎很少發生桃色新聞！有之也大都私娼們的事件！

這封建造成保定的所謂品德——安素賢慧——！可惜的是過度軟弱了一點！不知婦女解放為何物！

以前有人說過保定府的人是狗腿子，此一說，比較起來是不能成其

的！

文化低落，閃電新聞

過去保定有蓮池書院，代表了河北舊文化的結晶，今天蓮池書院沒有了，蓮池圖書館，在乾涸了的一池碎磚之旁，孑然獨立，新書沒有，舊書殘缺，除去兒童閱覽室有小學生看圖識字以外，大閱覽室，幾份過時的外埠新聞紙是有讀者對象的幾乎很少有人看書，市場的書店，陳列的大都是綉裝書，新書盡是些「處世奇術」與「小說」！商務印書館雖然有店開門，但願主有限！

地方上的報紙，有日報一家，印刷的模糊不清！什麼好消息也看不出！代表出保定文化的悲哀！

新聞記者是保定社會的特殊人物，有二十多位，然而實際執行外勤職務的，卻只有七八個人，原因是省府新聞統籌處發佈，經署消息，由新聞處整理成冊，請各位記者抄錄拍發，至於其他機關，够的上新聞目標的很少，是以記者們只有每天「坐」以待新聞，「走」以抄消息了！

有名的通訊社是中央社駐保定特派員辦公處，他能拍發新聞到南京中央社，所以他要通籌發佈新聞，但他在三次被圍時，曾四度拍發正定收復，三度拍發任邱收復，及到正定真的收復了，他反到無新聞可拍，弄得京滬駐保記者，望中央社電聞而興嘆，大家只有名其新聞為「閃電新聞」，拍發新聞的能力強到超越現實，的確不凡，在保定被圍時，他可以代表三十萬民衆（實際保定並沒有三十萬人）請孫主任來保定坐鎮，弄得在平津指揮軍事的孫主任啼笑皆非！至於所謂救助清苦同業義演，那更是傑作，票價二十萬元，三天收入若干，做何開銷，一直是一個謎，這也是保定社會的樸實忠厚的結果！

綏署省府，擴大辦事處

最近綏署·省府的擴大一駐豐台辦事處，給保定市民的反映很大，藉言紛起，居然有政府放棄保定之說，其實就行政效率上講，在平保線不能確切安全通車以前，遷移固然過於衝動，擴大駐豐台辦公處，到是必要的，何況既然名之曰「保定綏署」，名之曰省會，當然沒有完全遷移之可能，何必浮動若此！然而在平原上的孤島懷抱裏生活，這一點的確刺激不小！

繁榮雖然是偏枯的表演，但總比不繁榮強些，這些日子保定街上，因為秋風颯颯，的確顯着冷落了不少。

編 後 記

大選在即，每個中國人都關心此次選舉究竟有什麼成果，真能把國家帶到在民主的道路呢？還是有行憲之名而無行憲之實呢？這要看此次究竟能選出什麼樣子的人物，而此又要看究竟怎麼樣的選法。當前各黨的選舉作風可以告訴我們。張起鈞教授的文章，對此有精細的分析與嚴厲的批評，我們願意特別向讀者介紹。

鑄造銀幣，改行銀本位的傳說，甚為塵上。可是中國需要銀本位嗎？能實行銀本位嗎？法幣的貶值使大家對於改革幣制問題，特別關心，本期特聘陳嘉瑞教授對於此一問題加以論列。

魏重慶教授的文章，特別強調振興手工業的必要，而提出「辦生產合作社的主張。手工業問題一向被人漠視，我們既然無法一躍而成爲重工業國家，對於手工業便不能聽其衰落。韓成問題，是美蘇衝突的焦點之一，同時也與我國有深切關係。但國人對於韓國的過去種種，似乎頗爲健忘。我們要認識韓國問題必須從歷史上着手，徐盈先生的「韓國十年」這篇文章，內容之豐富，觀點之正確，真是難得之作，徐先生是全國皆知的名記者，對中國近代史並有深刻的研究，這裏無庸詳細介紹。

「烽火連天話保定」，是本刊特約稿件，今後希望每期能有一篇像這樣活生生的報導文字。極盼各地讀者給我們協助，儘量投稿，如體裁內容合用，當即聘爲本刊特約記者，稿酬從豐。

談「馮玉祥與胡適」這篇文章，大家讀着一定感到輕鬆萬永，以後儘可能多刊此種文字，曹冷泉先生現任華北學院國文系教授。

謝冰瑩女士是馳名文壇二十年的作家，對本刊特別愛護，此次眼疾開刀，無法執筆，特將日記給我們發表。對於謝女士這份隆重的友情，特此表示崇敬與感謝。

本刊的內容，希望各地讀者予以不客氣的批評，尤盼能源源供給給我們各種稿件。

談馮玉祥與胡適

曹冷泉

馮玉祥與胡適這兩位安徽老，過去他倆私交如何我們不得而知。現在他倆一在地球這面，一在地球那面，相去何止萬里，竟然發生誤會，在馮先生真是憤怒之情溢於言表了。查胡先生的內心作何感想，我們也不得而知。

我以為馮胡二先生間所發生這場閒氣，完全出於誤會，胡先生爲人和善圓通，對任何人物都沒說過有激烈性的話，那些指責馮先生購地皮，發大財……等無稽的話，決不會出於胡先生之口，但事出不能無因。在近年爲馮先生造謠的人太多了，說馮先生在美購洋房，存款僅次於孔宋……，胡先生或者聽到這些謠言而有所表示，才引起這一場誤會。在馮先生應知止謗莫若自修，只要自己之光明磊落，謠言何損於日月之明，生閒氣大可不必。

在聽到馮胡二先生發生誤會後，不覺聯想到二先生的個性。說來很淺巧二先生之性情行誼各方面都是迥然異趣，個性決定了人間的矛盾，或者也有一部分理由吧？

在性情上說，胡先生真是一位和善的好好先生。子貢曾以「溫，良，恭，儉，讓」五字來形容孔子，我想，胡先生也可以當之而無愧！他那副祥和清爽的態度，真有聖者的氣象。令人可親可敬。馮先生與胡先生絕對相反，他那剛愎沈毅的性格，壁壘森嚴，則令人見而畏之，雖然他善於詞令，尤愛談諧。但總帶有毒辣的氣味令人不起輕鬆快感，馮先生一生決不遷就別人，對於部屬尤不令有絲毫個性的發展，據說他若想把提升那一位部屬，必先予折磨，打軍棍，釘鐵鍊，罰跪……這些無情的處罰都是家常便飯，這座部下若甘願受他的折磨，他才信任，予以遷升。這種強個性，強人從己，不能說不是一大缺陷。尤其是他崇尚刻苦菲薄的生活，正如莊子批評墨子道：「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他的部下往往不堪其苦，就因此與他鬧反了。

古人說：「趙衰如冬日可愛，趙盾如夏日之可畏。」我們或者可以以此來批評胡馮二先生。

在意志上與行動上來說，馮先生確可說是個特異人物，據他的讀書生活說他讀了揚州十日記，及嘉定屠城記二書，他就發生民族思想，反對於環境不滿的奮鬥精神。按他自濼州起義以直到今日，他對於中國政治當局者，都立於反對的地位。他不依附權勢，他對政治當局有所不滿，他就採取直接或間接的鬥爭，他雖也有時擊敗他的敵人，但他又在同一戰線內發現他不滿的人物，他就視爲新的敵人。如他在北洋政府時代，他對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曹錕，吳佩孚，雖有時在某段合作，但他對誰都不能保持終好，不願作王鐵槍，也不作馮道，倒戈是他常作的把戲，所以在當時有些不了解他的人稱他爲「倒戈將軍」。他雖不是有意作政治的投機，但跡近盲動。但這種行徑也不致恭維。這或者因爲他雖具有堅毅倔強的個性，但沒有遠大政治路線的結果吧。因此他雖然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聲勢煥赫的人物，他沒有一天揚眉吐氣。我預言他將來要成一個歷史上的悲劇人物。

在胡先生就不然了，胡先生在北平住這多年，北京政局如走馬燈一樣，換了許多統治者，胡先生一塵不染，高坐在名流的寶座上，看着那橫暴的慘黑的政局一幕一幕地過去。未曾採取過敵對行爲。胡先生是個有政治思想及路線而且有良好的學者。自然不能說他安於現況，當北平政府的末日，胡先生實在不能忍耐了，他曾大膽地說：「中國需要好人政府」，以爲諷刺而矣。

所以我們就胡先生政治的表現，可以得一個結論：他決不貶損人格來擁護誰；也不破首露面地來反對誰。革命二字他最不願聽，他也有他的理由：他說，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可是中國人偏不照胡先生的理論來處理中國事。偏要南征北

伐地來胡幹，世界人也不照胡先生的昭示。一次大戰二次大戰……鬧個不休。

胡先生不但對我們中國人客氣，他對帝國主義也都十分原諒，多年前他有一段高論說：中國只有五大仇敵，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

胡先生這段偉論「理顯事明」小學生也能玩味其妙義，用不着加以考證或註疏了。

胡先生雖然崇拜「西洋文明」但在他的行為充分表現「東方精神」，尤其是胡先生所謂殷人精神。（其詳詳見胡先生所著說儒。）據考據家所謂胡先生一生只反對過孔子，有一次他竟將「孔家店」打倒了。在胡先生的道統來說，自然是一件叛師離道的罪行。

最後的話，馮胡二先生的性情行誼，雖完全相反但都有他們的超越常人的優點，所以他們在過去的歷史上都有過重要的演役，雖取徑不同而各足千秋。」

第八期目錄

宋子文的捐款與任官	編者
論政黨與憲法	崔書琴
論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吳恩裕
蘇聯沒有資格參加對日和會	王文修
致陳辭修先生書	李文章
論自力更生	李奇
美國經濟難題的剖析	胡寄聰
從歷史上看美蘇關係	梁一舟
北平市參議員選舉側聞	莫大庸
北平市參議員選舉檢討	朱自清
馮友蘭的一新世訓	朱自清

（上接第九頁）

一般走私進口及所謂自備外匯無證進口之唯一恩物，即為黑市美鈔，而自三十五年二月開放外匯，國行歷次高價收買美鈔，常有牌價超出黑市甚多的時候，只收不售，當已為國行取得不少。駐留美軍相繼撤退，以致黑市美鈔之供給日少；因處理自備外匯進口貨物之需，進口商人對美鈔之搜求反益趨殷切。自然市間籌調顯著枯竭，而致狂漲。推究此物價耗無理性之全面暴漲，燎原之災，却全由此星星之火。

近日由於雷厲風行之強制壓抑，物價的暴風是暫時的煞了，但我們認為這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可奏功於一時，未必能持之於久遠，今將我們的建議及展望列舉在下面：

第一、政府既一再聲明不放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註三）則應嚴格執行，務期澈底撲滅黃金，外匯黑市。

第二、政府必以更大決心收購國人在美存款，以穩定外匯準備，以保障法幣價值。

第三、政府必以更大決心，推行進步租稅辦法，重行合理分配國人財富及負擔，充裕國庫，平衡收支，以遏止通貨膨脹。

我們的建議是舊的，同時亦是會被多少人士同樣的呼籲過的，建議既未能推陳出新如此而政府之能力表現又如彼，所以自未便再寄予甚大期望。但是，今日國際間的情勢却是很於我國有利的。而遠東局勢，國際關係之微妙，更足以促使馬歇爾計劃之向東方擴展。尤其擔之美國的半官方態度，山中諒觸怒雅致不滿的魏德邁到我們擊節稱賞的滿立德的訪華觀感雖都同樣的強調援華監督之重要，而其可能使我們獲得援助的朕兆，是顯得日加濃厚的。如果塞翁失馬，五億的借款雖失，而所得反倍之，以現在市價折合，至少有五十五萬億元國幣，用為戡亂之資本，自足可應付二年而有餘。不但此也，如利用此項借款來改革幣制，或放棄十二年來之法幣政策，而恢復兌現；或加強準備，澈底無限制供給外匯，習之經久，人民不信任法幣的心理因素必可逐漸消除。經濟崩潰之劫運，據樂觀的想法，似終可以消弭於未然。

【註一】見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版之「人民世紀」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所載拙文「金融風潮談到政府改組」。

【註二】全上。

【註三】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行政院長張羣出席第七次參政會駐委會報告中聲稱：「當前經濟問題治標方面，仍以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為主」。

兩個雲南傑出的女性 (一)

雪 生

遙遠的西南高原，昆明，是值得令人迷戀的。四季都是開着芬芳的花，碧藍的青天和湖水，沒有一種人間的顏色可以描擬，永遠是軟綿綿的風，像一隻溫柔的手在摩撫你。可是這地，却出了兩位剛性的女性。一位是張邦珍，一位是羅衡。她們倆一位是剛在表面，一位是剛在內心，但並不因此不同，她們之間有了距離，相反地，她倆還是一對最要好的朋友。無論在事業上，在情感上，她們都有着不可分性。她們同是在抗戰中成長起來的。而今在女界和教育界，她們仍佔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戰時，曾經到過西南的人們，對她們的名字應該不生疏。

張邦珍字潤璧，目前應該有四十歲左右的年紀了。生在雲南東部的鎮遠縣，却在省城昆明。中學教育是在昆明昆華女中受的。在那邊遠的地方。又在二十五年以前的時代，張邦珍能有如此的機會，可說是個幸運的女性。她的家庭富有，長兄張邦翰，是那個時代的「開明進步」份子，這一切條件都允許她走出家庭受教育，自小學，中學，而出省就讀北京女師大。進而去法國讀書十載，這一切不能不說是她的幸運了。她的家是一「留法世家」，張邦翰，她自己與張邦翰的長子都是留法學生。她在一九二七年自北京返省後，便自費取道越南赴法專攻市政，在她將欲上船時，羅衡也趕到，兩人便一同走了。一去便是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後，她們才學成重返故土。

張邦珍在回國後，便摒棄了中式服裝，而代之以法式的長衣短褲。頭髮剪得很短，掠在耳後，扁圓的面孔，鼻架着玳瑁邊的近視鏡，身材相當高大，說話時常着很濃的雲南鄉音。

她本抱着一腔熱望，打算歸後，建設新雲南，同時自己在法又是學習市政，如果能够作個昆明市長，也可施展一番抱負，誰知事與願違，那時雲南省主席龍雲，只命令她作南菁中學的校長，南菁中學雖為私立，但實際上是雲南的貴冑學堂，士紳及當地官員的子弟差不多都就讀該校，學生資質雖較聰明，但有的生活習慣很壞，旁的人去作這個校長時，會很困難。但是張邦珍以本身的資歷、家庭的背景，省府當局的支持，她很輕易地就解決了這個難題，一帆風順地作了下去，她的性格很嚴峻，心地很慈祥，辦教育還有相當成績。於是「張校長」的名字，便響遍了昆明市。同時她又是一個忠實的國民黨黨員，漸漸地，她不僅以「校長」著名，雲南婦女，實際上也都歸她領導了。一九四〇年，婦女指委會在雲南成立分會，龍夫人為分會會長，她是總幹事，使之便被選為昆明臨參會的參議員，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她的身份和地位益較前隆高與複雜。她作人作事，相當有魄力，不怕挨罵，不怕吃苦，人又極其熱情。可惜性情較為偏急，衝動，一件事臨頭時，未觀察清楚前，即下判斷，往往因為這種頭腦不冷靜的結果，而把事情搞糟，自然她也因此而得到不少便利。譬如說，在一九三八年，敵機轟炸昆明，南菁學校在城北的北門街，一棟黃色的精緻小樓裏，不幸靠近雲南大學，成了敵人轟炸目標，學校勢必疏散下鄉不可。於是在距城四公里的崗頭村找了三個廟宇。打算將學校遷去。該地位於跌峯庵下，是昆明最高的地方，登山俯瞰全市和昆明湖均清澈在目，小橋流水，白雲紅樹，早秋風景極佳，向為昆明的風景區，三個廟宇的香火

很盛，和僧們自然不肯遷讓，交涉再三，他們仍然不肯。張校長聞之大怒，親自上山致訓，她說：「你們這羣人，每天生耗國家的糧食，抗戰開始了，你們就應該去服兵役，可是你們仍舊在這裏念佛，連房子都不肯讓，還不快滾出去，讓給我們學校，你們這羣人真是老實要不得！」老和尚果然嚇跑了。學校遷了過去，佔據三個廟宇，另外又加築數棟黃色草屋，作為教室、網球場，汽車跑道，電燈電話。城市的設備一應俱全，有城市的享受，而有山林的趣味，秋天一來，滿山毛栗樹的葉子都變紅了，樹下的小溪，藏在茂密蕉葉下唱歌，仰首就看見一大朵薄薄的白雲，自遠天掠過，清晨和黃昏，在僻靜的山路上，尤可聽到西北方天主堂的鐘聲，和孩子的歡笑，使人忘却了那是戰時。真像人間仙境，還是張校長的功勞。

張邦珍的性格既嚴峻，學校裏的孩子們都很怕她，背地裏叫她作「重轟炸機」，管她的「精神講話」叫「轟炸」，校長走到山腳下時，孩子們偶爾遇見她，便恭敬地站在路旁鞠躬叫聲：「校長，你家早」，但等她走過去時，却偷偷地彼此做個鬼臉，口裏喊道：「快回去吧，放警報了」。話雖如此，但是學生們成績都很好。一九四二年第一班高中畢業生有二十六個，考上西南聯大的有二十四名，考上雲南省費留學的九名，真可說是一榜及第了。我們第一次看見張校長愉快的面色上，充滿了安慰和自信的笑容，現在真可說桃李滿天下了。

抗戰勝利後，她擺脫了校長職務，到南京去專心致志作婦運工作。最近又去渝作女師學院院長，我們希望她成功。

一九四七年，九月，北平

歐洲之科學的饑餓

望之譯

本文為奧國醫學博士 Adelhaid Naver 所著，現任維也納兒童診療所所長，兼有八處之多。該文用無線電拍至紐約，刊在六月八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九月號的「讀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 又將這篇文字節錄轉載出來。可見其重要性。茲特根據紐約時報雜誌，將其譯如下：

最近兩年來，歐洲有大部份地方多陷於饑餓狀態。其實這種情形，不僅自戰後開始，戰爭一爆發時，饑餓就開始襲來了。德國俘去的幾百萬兵士與勞工，早就嘗到半饑餓的滋味。戰爭結束之後，許多歐洲人每天的食物，僅有一千五百熱量，有的還不足此數。我們以為這種辦法，是以熱量計算人體的需要，一千五百熱量明明不能保持健康故名之曰「科學的饑餓」。惟不足以維持生活，反而有死亡之虞。

饑餓對於人體，究竟是什麼一種情形呢？普通人如果餓了幾小時，就會覺得難受。今日許多歐洲人，所忍受的，不是幾小時的饑餓，而是長期的（或譯慢性的）饑餓。他不在胃中感覺饑餓，而是在腦中感覺饑餓。

一個人每天僅進一千五百熱量的食物，如是經過幾個月之後，他就會覺得頭痛，身體，以及全身空虛之感。因為饑餓可以麻痺你的身心。一個人饑餓了，他心裏就什麼都不想了，專門專心一意的想那下一次的食物配給或是下一次的進餐。你心中祇有一個觀念，這觀念就是念茲在茲的食物。

幾個星期以前，電流忽然停止供給，這在歐洲的城市是常常會有這種事的，於是我就去

找蠟燭，找了許久時候也沒有找到。後來纔知道，所有蠟燭都已經進了一位老人的肚中，這位老人是打掃房屋的；無意中看見了蠟燭，就把他寸寸斷碎，吞進了肚中。

饑餓使一個人全身消瘦。皮膚完全失去脂肪，起細紋而發灰。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老去十歲。體力也會漸漸消失。面部表情憂鬱，毫無笑容，兩目深陷。

此外在行為上也有嚴重影響。例如維也納的市民，已失去優良的性格，易於愁苦，而且易於發怒。

在奧國，真正由饑餓而起的浮腫病却不多見。這原因，由於饑餓之襲來是慢性的，漸漸而至，使我們的身體也不致於有突然的變化。同時我們也沒有糖尿病。

但是結核病却盛行。我們衰弱的身體，沒有抵抗力。其他還有一種疾病，也自饑餓而來，就是花柳病的增多。同時多患腸胃病與消化不良症，以及因為缺乏維生素而患的粘膜炎。

有時候，從西方來的朋友，請我們一頓好飯。他們都奇怪，為什麼我們食量竟這樣的小。原來我們的身體，不許我們吃盡一頓豐盛的晚餐。因為我們體內缺乏液體去消化他。你們由此可以知道，既學習了饑餓，還得再學習吃東西。

營養不良還有一種結果，產生運動上的疾病，是一種夢遊病 (Somnambulism)。工人在赴工廠的途中，也往往在電車裏睡了，有時在工作中會失神去撞撞工作的機器。

德國有一首「乞丐之歌」的詩，中有一句云：「你得先吃飽了，你才能做好人。」

Erst kommt das Eggen dann die Moral 的，一個餓了肚皮的人，往往失去道德的判斷力。所以歐洲饑餓的國家，以暴力搶劫與殺人

之風甚盛。黑市原來是一種犯罪行為。但是，試問，假使不到黑市去，你如何能補充你的食物？即使你自己由於良心驅使，甘心忍受饑餓，但是你的老婆、你的孩子，又將如何呢？

饑餓使我們每一個人變成犯罪的人。在黑市產生了一種新的貨幣，就是紙烟。除去食物以外，因為食物本身可以充饑，祇有紙烟一項，使你吸著烟，忘去了饑餓。於是紙烟成爲

人的必需品，自然而然變成一種新的貨幣。饑餓在經濟方面的影響，足以減低工作效率，使生產的實與量同時下降。工業破壞的百分比，則反而顯著增加。因工作能力低下而毀壞的物資百分比，亦同時增加。工人在一天的工作完畢之後，還要到別家工廠去做工。

一個人對於本身的工作，好久就不發生興趣了，從而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也就提不起來了。什麼政治，社會，或文化的工作，他都可以不管。饑餓使一個人轉變爲自私自利，除自身的存在問題以外，別的事都與他無關。大家見了面，都以食物爲談話資料。

我們身上的脂肪，一天一天的減少，燃料沒有了，最後祇剩皮與骨，

這種饑餓的人們，是最容易跟著人家走的，人家許下了願，他們就會出賣他們自己。如社會主義者在維也納所常說的話：「麵包就是自由，自由也就是麵包。」饑餓的惡影響在各地莫不相同。所以饑餓的歐洲 (Hungry Europe)，應視為有危險性的歐洲 (Dangerous Europe)。

獨眼日記

(節錄)

謝冰瑩

十月十五日 晴 左眼開刀

上午十一點鐘非來陪我去光明眼科醫院開刀，我心裏有點猶豫。

「開刀後，大概幾天可以好呢？我問張大夫。」

「快的三天就好了，最多也不會超過五。」

他斬釘截鐵似的回答我，「好吧，那麼就開刀吧！」

開始注射麻醉針了，一點也不覺得痛，原來在這之先已經上了麻醉藥，開刀，在我是經過兩次了，鼻子開刀，盲腸開刀，想不到現在又來一個眼睛開刀，我這一生老離不開病，好像和病結了不解之緣，難道這真是迷信者所說的「命定一哩」？

雖說我很鎮靜，但心裏多少有點害怕，這害怕是必然的，因為一個人身體上最寶貴最嬌嫩的是眼睛，她不能受一點委屈。例如一點塵吹進去了，或者一根眼睫毛倒了，或者用眼過度，流淚太多，眼睛不是感到痛楚，便是紅腫，一旦不幸失明，這就葬送了一生的快樂和幸福。因此，我常常說，別的病我都不害怕，但怕瞎眼睛，如果真有那麼一天來到，我相信很有自殺的可能。

當我躺在手術床上，也許因為電燈照耀的原故，我的眼前轉動着許多大大小小的紅綠圈兒，他們像孩子們玩的輕氣球，或者肥皂泡，只一瞬間，這些彩色的肥皂泡又消滅了。出現在眼前的，是另一幅，有着青山綠水，翠竹依依，最幽雅最美麗的村莊，我想，這麼一個好村莊，我只要在那兒一天，也就滿足了。

「你看：我看見一幅美麗的圖畫了，蔚藍的天空裏，飄浮着雪一般的白雲。」

我把前幾天在飛機上看到的景緻，說出來了。

「快了，這就完了，你就可回家了！」

這彷彿是張大夫的聲音。

真是一點不痛，只覺得眼皮上的肌肉特別緊，有個像釘子似的東西不住地往肉上鑽，老是鑽不進，神經感覺很緊張，而且有點兒害怕。

「如果突然瞎了呢？」

明知不會有那麼回事，但心裏老往那裏想。

「開刀，只有開刀最痛快！腐爛的肌肉留着他有什麼用呢？這只是一個儲藏細菌的東西，細菌這毒殺人不見血的壞東西，不消滅他，人類又如何能生存呢？」

這麼一想，我想開了，甚至還牽涉到國家大事，我想中國的細菌實在太多，民衆都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如果請一些手術高明的醫生來痛快的開一次刀，也許還有希望，否則，真是不堪設想……

「好了：手術完成了，你可以回家了，但是頭上的綑帶，請你不要解開，雖然難看一點，至少也得包一天。」

張大夫說着，我對他真有說不出的感激，才短短的十來分鐘，我的眼睛真的開了刀了！

誰非把我扶着上了車，直向她的新居駛去。

在鏡子裏，我的右眼告訴我頭上包紮的綑帶完全像一個頭部受了傷的傷兵，抗戰的那年，我在前方，不知包紮過多少傷兵，那些眼睛

被毒瓦斯薰壞了的，腦袋被大砲打掉一塊的種種慘狀，又湧現到我的眼前來了。

這時眼睛開始痛，但並不厲害，躺在沙發上和椅子聊天倒也可以減少許多痛苦。

「如果我瞎了眼睛怎麼辦呢？」我問小寶

「你去算命呀！」

停了一會，孩子這麼乾脆地回答我，我的心裏突然感到一陣淒涼。

飯後回來，便睡下了。

十月十六日 晴

昨天回家的時候，前兒竟不認識我了，今早起來他看了我頭上綑帶，仍然看不順眼。

「媽媽，解開牠吧，我害怕。」

「不要緊，一會兒去換藥便解開了。」

我回答她，利用這機會告訴她我因為老在外面跑，所以讓沙子吹進了眼睛，又因為害怕點眼藥，所以眼睛裏長了個小瘡，需要隔刀。

「媽：以後我不出去跑了。」

我的話，果然發生了效力，我非常高興。

「要點眼藥吧？」

「要點。」

教育孩子，的確要隨時利用機會，我這次眼睛開刀，至少給了孩子一個警告：出門遇着刮風時他要知道閉着眼睛，或者把臉轉過來。

十點去換藥，張大夫還沒有來，由一位護士小姐代替。另一位坐在那裏寫什麼，偶然掀起了窗簾，她自言自語地說：

「今天的天似乎特別高也特別藍，你瞧，兩個人手裏拿着的紅葉，是多麼美麗呵！」

短短的幾句話，她描繪了一幅秋高氣爽，

「霜葉紅於二月花」的秋景也道出了她內心的悵惘，真的，這麼好的氣候，這麼美的風景，爲什麼我們不去郊外旅行呢？她一定沒有想到這幾句話，在一個失去了光明的人聽來是多麼傷心！

由一隻眼看去，似乎整個的宇宙小了一半，樹也矮了，人也矮了，一切都變了，怪不得我拿起報紙來一看，六號字實在認不清楚，我害怕，如果萬一左眼不能好呢？那豈不葬送了

我半條生命！

取消了綑帶，改用紗布把眼睛蓋住，回到家便躺在床上，心裏非常煩悶，如果患別病，至少可以躺着看書消遣，如今偏偏是眼睛有病，十二小時，叫我如何度過呢？天！

下午馮安和深汀來訪，馮安也只剩一隻眼睛，他的右眼被紗布蓋住了，兩人相視大笑，問起彼此得病的原由，都是爲了寫文章。

「得了，寫文章就得眼病，我看此後你們最好不要再寫文章了！」

深汀說，大家苦笑了一陣，

「唉！文人誰開「字」，又怎能生存呢？」

十月十七日 晴

上午去換藥，張大夫談到健康問題，他說：「沒有健康的身體，就沒有健全的事業。」的確一點不錯，有幾個多病的人，能幹出什麼大事業呢？寫文章的人，更需要健康，如果一天到晚老是病纏綿綿，但寫不出什麼文章，而且會影響他整個的思想。一個人在生病的時候，容易消極，容易起厭世之感，我此後真要特別注意身體才行。無限制的用腦，只有促生命迅速地滅亡。

爲了使眼睛有休息的機會，我只好躺在床上，原想借此機會，好好地睡幾覺，思幾篇小說，以便病好後寫出來。但是奇怪得很，思想不能集中常常想到大哥的死或者想到某一個人物時，就會聯想到幾位朋友的遭遇，心裏便

難過起來。孩子們的吵鬧，也是使我感到最煩悶的事，一個女，人如果向事業，或者學問方面發展，最好不結，婚或者結婚了就得想法不生孩子，生了孩子，而又沒有能力雇人撫養，也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寄託，那麼，這女人的一生就算完了！

「完了就完了，我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第二代的身上吧！」

有時，在痛苦的時候，也會這麼借幻想來安慰自己，姑不管這希望是否太渺茫，但總比沒有好的。

接信八，封有兩封是索稿的信，佐和他的太太聯居了，兩篇很長的文章，我讀了非常難受，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婚姻不滿意，既不滿意，而又無法脫離，那更是人生最苦痛的事！

潤和他也像約好了似的，都來看我，她們都有說不出的隱痛藏在心頭。我把佐的信給她們看了，潤痛哭了一場，我也陪着她流了兩行清淚。我知道，潤開過刀的眼睛又要吃點小虧了，但我無法禁止她們向我傾訴她們的遭遇，更沒有方法使我的感情不向她們傾。

「流淚有什麼用呢？你絕不能用眼淚解決問題，你需要用冷靜的理智去處理一切。需要，最好多用腦筋想想，能維持就維持下去，否則，一旦決定了時就不要後悔，更不要悲傷！」

我這麼安慰她，她含着淚點了點頭。

影談，孩子生病工作毫無把握，眼前生活就成了嚴重問題，如何得了！我比她還着急，但「愛莫能助」，怎麼辦呢？

張先生也來索稿，我告訴他，因眼痛的原故，恐怕要休息一個相當時期，現在每天用一隻眼寫日記，深感不便，張先生連忙說：「抄幾天日記也好。」於是我就答應了。

十月十八日 晴

從眼痛開始到今天整整地一星期了，除了看看北平日報上的大標題，晚上用一隻眼寫下一天的日記外，什麼事也沒有做，心裏的煩悶越積越多，眼睛如果再好，我真要發瘋了！

今大夫換藥，張大夫說，開過刀的這隻眼，又要長一個東西出來了。

真倒霉，長一個還不够嗎？又長一個，那意思是說還得開一次刀，天，這叫我怎麼受得住呢？

回到家來，我掀開紗布，用鏡子細細地照著一看，除了整個的眼睛通紅外，還發現了一顆像綠豆大的白東西，上面有一大一小針頭，我蓋好紗布，頹然地躺在床上，我想，由他去吧，只要右眼不瞎，沒爲左眼也一樣可以生活的。

那麼一想，我有點自暴自棄起來，再也想不到特別愛惜這隻開刀的眼睛了。

今天是我一個最可紀念的日子，但有什麼可記的呢？當許多人在秋風裏忍受着飢寒，冷，忍受着戰爭的災難，我這條多災多難生命，不幸又多活了一年，除了有着數不清的，痛苦的回憶，我還能寫什麼呢？

如果您認爲本刊滿意

請您介紹給您的朋友

如果您認爲本刊不滿意

請來信告訴我們缺點在那裏？

北平義生銀行總號

謀社會金融之穩固，助國內工商之發展專營：存款，放款，匯兌，貼現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優待公教人員，獎勵兒童儲蓄復業紀念存款，利息特別優厚

號址：北平前外施家胡同十五號

電話：經理室南二局二九五七號

營業室南二局二五九三號

總經理黃樂三 經理馮振坤

北平商業銀行

存款 放款 匯款

地址：西交民巷

電話：三三三五
三二七五
二四三九
七三九

孟山都糖精

由美直接運來

新裝紙聽每磅廉售七十五萬元
絕對保證五百五十倍有錯受罰

瑞來貿易行

王府井大街十四號旁門

電話（五局）〇二二五

中孚銀行

辦理

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地址：西交民巷四號

電話：三三二六〇七號
三二六〇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四千元

社址：西單北大街四十二號

編輯者正論社

電話（二）〇四〇三一
〇三二七

發行人趙黎熙

印刷者：北方經建協會
出版部

總經售處：中國文化服務社
北平分社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徵求自由訂戶

預收國幣貳萬

概照批發計算

欸盡通知續訂

發售四大雜誌

正中兒童月刊 本局編印適
兒童之優美讀物
新學 生月本局編印中
科補充讀物
教育通訊 半月刊教育界
令實驗調查等
文潮月刊 文潮社編本
論著小說散文詩歌
戲劇批評文壇消息

正中書局

北平分局

地址：王府井大街八號
電話：東局四八二七

教科書 科目完備
供給充足
參考書 種類繁多
不及備舉
目錄 函索即寄

河北省機器廠

礦山機械	汽機	離心泵	水車	電機	車	汽機
鑿井機	磨粉機	打米機	耕犁	各種手	工具	
車床	鑽床	刨床	風錘			
救火機	拉絲機	洋釘機	煤球機	製造及修配各種		

歡迎定購

辦事處：東堂子胡同二十四號
電話：五局四〇七
地址：東郊九龍山
電話：七局〇三三

名醫趙樹屏學術湛深著

述宏富聲傳遐邇譽重

醫林舍間及戚友凡有

大症均經應手獲愈特

誌謝悃

溫輯五敬啓

歷史悠久由川遷平之

正太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調劑金融協助工商發展**

行址：北平大柵欄五八號
電話三局〇七〇〇 〇七一八
〇七一七 一三三三

郵政儲蓄金匯業務

郵政擔保 穩妥可靠

放款——貼現、押款、押匯、透支、工賑及其他生產事業放款
儲蓄——存簿、支票、定期、小額、特種等五種
匯兌——普通、高額、特種高額、航空、電報、小額、國際等種
匯票——自設電台、定期交款
人壽保險——團體、定期、終身等三種壽險

郵政匯兌 無遠勿屆
北平分局(五)五四三一
東城辦事處(五)五四七〇
西城辦事處(二)三四二六

行銀家國之業大務服為